

YAO QIAN

自己的修行



姚谦

音乐制作人

Music Producer

游走于两岸音乐界

最近读了一则笑话：如果把天气预报员和经济学家的工作调换一下，应该是不会被人发现的。

关于“预测”基本上本就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任务，而气象与经济，一个牵涉于天、一个牵涉于人，都是最难预测的变量。天气预报员和经济学家做的事，更多是事后分析比较，以提供对于未知恐惧有个可以因应的参考。而这个让我想起来就忍俊不禁的笑话，其实也是大多数人对于不可抵抗的未知，一种心酸的对照。

这两年多来陆续而至的天灾与人祸，已经不是文章里的别人的故事，件件发生在不远处，都近在眼前。疫情一开始可能是天灾，但后来所延伸的种种灾难，应该都牵涉人祸了；尤其当它近到眼前，窃窃私语反而成了逼真的疼痛，而所有专家的语言也都只是隔着屏幕的

说法；因为没有比切身之感——当自己面对自己的身心所发出如浪潮般的种种响声，更终生难忘的群体经验了。

两年前是我首次经历接近于监禁的“隔离政策”，至今四回，虽然事前做了充足准备，事后也为这种不得已的经验添上看似美好的感语，然而却都是不敢回想或再来一次的经验；只能怪自己，谁让我选择双城生活，所以赔上每回两地出入境都得附上与人隔绝的处境。但是相对于未准备却禁足 60 天的人们来说，我这些有准备的隔离都是小事了。人生实在有太多不可测的事，也许增长了人生一种特殊的经历，确也让自己又从此进入另外一个面对自己的新阶段，再也回不了头。因为我已经知道所有的预测与准备，只是当时的自我安慰。

除了“长新冠 long covid”种种痊愈后的生理病征，我想这次疫情后遗留在人间的将是许多人经历过了被迫“隔离”的心理创伤症了，这个早到 14 世纪时发明的东西，至今 21 世纪仍害人不浅。不得与人肉身靠近的限制，不只是当事人的一次“处罚”，这样切割手段，执行起来也是平和的人群生态的一次次伤害；之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“限制”，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乐意也不喜欢这种被迫感受。即使是历来有少数自愿离群隐士，则更多是内心自我需求强过外在供给时而为，绝非预测外的选择。一旦忽然这

个习之以为自然的生活消失，强赋予再恢弘的理由，最后只好练就自我调整的一个念头。只是这个念头常常是立场薄弱的无奈借口。

习惯可以改变，内心的伤痕也可以隐约，但是如长新冠 long covid 般，对于不可测的未知感像个新病，可能将成为大多数人随身许

对于不可测的未知感像个新病，可能将成为大多数人随身许多年的旧疾了。

的旧疾了。

我们活在有秩序的社会里，往往秩序的规则握在少数人手中，因此我们只能调整的是，面对所有经历的过程的方式、感受和思考，最终这才是自己的人生。如同法国哲学家萨特所说的一句话：Man is nothing else than his plan; he exists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he fulfills himself; he is therefore nothing else than the ensemble of his acts, nothing else than his life. 人的一生最终是他经历、所思的总结，而不是别人的认定、别人的以为。

当隔离仍被认为是有效工具，而人生只属于自己时；当预测只是统计学的延伸，不确定才是不变的定律时，如何面对自己是各自的修行。☞